

死因之约

金木水火土奇案

侯树槐 著



死 囚 之 约

侯树槐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 祝燕君

死 囚 之 约

侯树槐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9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43-9 / I·321 定价: 5.40元

印数: 0001—8000册

目 录

- 1 金银泪 (1)
- 2 木已成舟 (40)
- 3 水下的秘密 (72)
- 4 火 情 (207)
- 5 土 证 (249)

引 子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这天早晨，我突然收到老友云凤从松江县公安局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他的儿子云照光最近又完成了一部新作（当然，他指的这部新作，既不是小说、戏剧，也不是美术、摄影，而是侦破了一起刑事案件），县局党组决定在县展览馆举行一个以此为主体的“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公展，约我参观这次展览。

六月十八日下午，我专程赶到了松江县城。老友云凤早已等待在县展览馆的门口了。还未及问候、寒暄，他就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展览大厅里去了。

走进大厅，我便被大厅正面一排闪闪发光的金元宝吸引住了。

那金元宝，比拇指肚大一点儿，俗称小

镲子。看形状，象猫耳朵。论重量，每个也就在五两左右。数了数，不多不少，整整一百颗。

不知是哪位领导出的主意，还是展览馆美工人员独出心裁，这一百个金元宝被镶嵌成一条毒蛇模样，蛇身扭曲，蛇头翘起，显得异常凶狠恶毒。

“元宝蛇”的下面，书写着它的来龙去脉——金元宝的出处；金元宝引起的争夺；以及围绕着这一百个金元宝连伤四命的简介，令人触目惊心。

我瞧着“元宝蛇”下面的简介，听着解说员详细的说明，真是不寒而慄。谁能想象得到呢？这一百个小小的金元宝一案，竟然延续两个朝代，四十年间，牵连了祖孙三辈，四条人命，真可算是一件奇案。而这件奇案的破获者，就是我那位老友的儿子云照光。细细品味起来，确是一部“力作”！我，被这部“力作”激动得再也无法平静了，几乎放下所有的创作计划，立即转入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可从哪儿写起呢？这时候，我的目光被“元宝蛇”下面的一行小诗吸引住了。那小诗的全文是：

元宝是蛇，
蛇是元宝，
谁能猜透，
其中奥妙。

这首诗虽然浅俗，但案件所揭示的哲理，确实应了这一点。故，以此为引子，便挥笔开篇了。

渡过松花江，爬上人参岭，沿着弯弯曲曲的鹿鸣谷，走近饮马河口，便望见拔地而起的双蛇山了。

双蛇山，西起天河湾，东至虻牛河，连绵起伏，直插云天，山势十分险要壮观。

初次来到这里的杨成生，打量着眼前的山水，顿时心头一沉，啊！离开广州整整一个月了……

杨成生，祖籍双蛇山人。其祖父杨发，是双蛇山一带有名的地主。生性贪婪，为人奸狡，视金钱为生命，明抢暗夺地霸占了他人许多田产。

土改那年初春，杨发带领全家，随同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残军，进天津，驻北平，过南京，到上海。最后，实在无路可走了，便隐姓埋名落居在广州，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俗话说：人生有限，岁月无情。杨发及其独生儿子杨青山先后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八〇年死去，家里只剩下杨成生和他六十岁的老母杨陈氏了。

杨发死前，把儿子叫到床前，将窝藏在心里的一桩隐秘告诉了杨青山。杨青山死前，又按着老子的嘱托，将那桩隐秘告诉了儿子杨成生。今天，杨成生远离广州，跋山涉水，就是依照爷爷和父亲的遗嘱，到双蛇山老家去索取那笔不义之财的。谁知道，这其中又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枝节，财没得到，命倒搭在这里！真应了“人为财死”的老话哪。

却说杨成生站在双蛇山下，愣了一会儿神，便从棕色的港式提兜里取出一张图，摊在地上。

这张图，是他根据爷爷和父亲死前的指点，绘制的一幅双蛇山一带地理风貌，以及那笔不义之财的埋藏处。他眼望着画图，耳边又响起了父亲死前那沙哑冗长的话语声……

双蛇山有一对蛇精，一遇阴天下雨，就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那母蛇常常变成一个美女，迷惑男人，骗到深谷里吃掉。那公蛇呢，又常常变作一个少年，迷惑年轻的女子，骗入深谷戏死……

“嘿嘿……”杨成生想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他一个高中毕业生，当然不会象老辈那样迷信、无知和愚蠢，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蛇鬼作怪了。此时，他低头看图，从饮马河口直上，攀过对口峰，就是龙凤村了。

龙凤村有个花老倔，花老倔有个儿子花连水。听人说，土改时就是花连水分去了他家的三间海青房。

杨青山死前，要杨成生一进龙凤村，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花连水。如果那破房子还在他手里，就花大价把它买下来，这也是当年对花家不义的一点补偿。不义，指的是什么？杨成生一无所知。他只是按照老子的话，将祖父传下的一对古玉瓶变卖了，然后带着这笔钱上路。

沙沙沙！沙沙沙……

突然，从对口峰那边刮过来一阵风。风头很冲，阴森森，冷嗖嗖，吹到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杨成生抬头一看，卷着枫叶翻飞的风头已经刮到脚下。只见那风头一拧，刷地操走了那张摊在地上的图纸，使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那张图纸随风起落，一忽儿高，一忽儿低，飘飘零零，眼见打了几个旋儿，便落到山那面去了。

杨成生追到了山那面，风也停了，那张图纸也不见了。只听对面山丛中传来了呼救声：“救命呀！救命……”

循声望去，只见一条粗大的蟒蛇用鳞光闪闪的蛇身把一个年轻女子紧紧地缠在半截木桩上。

那女人拼命地挣扎着，呼叫着，可是，那条粗大的蟒蛇却越缠越紧，吐着信子的大口，眼见就要触到面部了。

那女人脸色象纸一样白，呈现出一副惊恐绝望的神情。生长在广州的杨成生，熟知蟒蛇的习性。他猛地窜上去，一把掐住了它七寸子。蟒蛇受到了致命的攻击，丢掉了猎获物，全身用力一抖，杨成生躲之不及，被蟒蛇尾巴打出去足有七、八步远。当他爬起来，准备再次擒拿蟒蛇的时候，那蟒蛇早已不知去向。草地上只躺着那个被惊吓得奄奄一息的年轻女人。

她那张煞白的脸，渐渐有了一点血色，紧闭的双目睁开了，嘴唇微微颤抖着，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丝声音：“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

杨成生伏下身去，想把她搀扶起来。当他的手触摸到她背部的时候，心里不由地吃了一惊，那张被大风卷走的图纸，想不到竟压在她的身下。特别是当他从询问中得知，这个年轻女人就是他寻找的花连水的女儿花秀凤的时候，心里不由说：“这真叫怪了！莫非说是鬼使神差？”他更加殷勤地搀扶起花秀凤，说：“走吧，我送你回家去！”

“站住！”忽然从半路中跳出个人来。

这人，个头不高，脑袋倒很大，闷乎乎的，象个提水的柳罐。

他拦住路口，硬说蟒蛇是他赶走的，花秀凤是他救下来

的，他跟花秀凤前世有缘，非让杨成生把花秀凤交给他不行。

花秀凤睁眼一看，认出是村中有名的赌棍和二流子癞头五，顿时冷下脸来，骂道：“滚！臭不要脸，谁跟你有缘有份？”

杨成生听花秀凤这一说，瞪了癞头五一眼，挽着花秀凤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癞头五望着朝龙凤村走去的杨成生和花秀凤，咬牙恨恨了半天。

二

做好了晚饭，花连水老两口便坐在门前等起女儿来。

女儿二十四岁了，眼下还没个对象。姑娘没着急，爹妈倒沉不住气了。花连水不好直问女儿，老伴儿倒是直来直往，当妈妈的，女儿的贴心人嘛！

“凤儿，你倒是相中了谁？”

“嘻嘻！”女儿把头裹在被窝里笑着。

“赵家的柱儿咋样？”

“嘻嘻！”

“孙家的铁儿行不？”

“嘻嘻！”

一个问着，一个笑着。气得花连水老伴儿，使劲戳了女儿一指头，骂道：“鬼丫头！嘻嘻嘻，嘻嘻嘻，喝傻老婆尿了，笑个不停！说，你倒是相中了谁？”

“相中了谁，相中了谁！”女儿把被一蹬，笑道：“到时

候领回家来你们就知道啦！”

今天；花连水老两口一边等着女儿，一边又扯起女儿的婚事，不觉天色已经晚了。

老两口磕磕烟锅，正准备拧身回屋，忽见院门外一晃，闪进一男一女来。

女的，是他们的女儿秀凤。男的却是个十分英俊的青年人，看上去十分眼生，谁呢？

秀凤见两位老人愣住了，赶忙笑道：“爹！妈！我给你们带来一位客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罢，十分亲热地把身边的青年人拉到两位老人面前。

这青年人落落大方往前一站，老两口看罢，心下十分喜爱。偷偷瞟了女儿一眼，暗自笑道：“什么客人、恩人，想必是带回来的对象了！”

花连水暗下给老伴儿递了个眼色，老伴便会意地下厨房里重新预备饭去了。他呢，跑到鸡窝里去摸鸡。摸呀，摸呀，一心想摸只最大的公鸡杀了待客，惊得入窝的鸡啊哇直叫。

“哎，你看！”老伴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用腿碰了一下毗着锅台拔鸡毛的花连水说：“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多般配！”

秀凤提着蘑菇筐从堂屋里笑咪咪地跑出来了，说：“爹！用这鲜蘑炖小鸡吧？”

“哈，这可是咱庄稼院的上等菜呀！”花连水插手翻腾蘑菇筐，高兴地道：“采的还不少呢！”

“唉，别说了！”秀凤心有余悸的说：“为采这筐蘑菇险些送了命！”

花连水以为她在开玩笑。眼一瞪，叫道：“尽瞎扯！”

“真的，要不是他解救，这会儿你女儿早没命了！他……”她一边摘着蘑菇，一边讲起了她怎样被蟒蛇缠住了，又怎样被这个路过的青年人解救下来。花连水听了，拍手叫奇，说：“哎呀呀！这么说，今天请的不单是客，还是恩人呢！嘿嘿嘿，还可得把你孙五叔找来，一块吃个喜儿！”花连水说罢，提起个空瓶子，笑咧咧到前街分销店打酒请人去了。

不一会儿，酒也打来了，人也请来了。路上，孙五叔问起这人的家世身世来。花连水一拍大腿，哈哈大笑：“你看你看，光顾欢喜了，还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里呢！”所以，一进房门，就扯着女儿指着堂屋里的青年人，问起他的身世来。

女儿不知细情，便托盘亮底地介绍一番。当她说到这个青年人姓杨，名成生，是当年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杨发孙儿的时候，那听得入了神的花连水，头往后仰，眼往上翻，只喊了声：“冤家！”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三

花连水突然昏倒，一家人顿时慌作一团。只有那个被请来陪客吃喜儿的孙五叔，却不动声色，似乎早有预料。

他轻声慢语地说：“别害怕，别害怕！他是一时惊气，痰迷心窍，过会儿自会好的！”说着，拉起杨成生便走。

“你……”杨成生有些犹豫。

孙五叔却扯住胳膊催促着：“你快跟我走吧！我有话对你说……”

“冤家！冤家……”这时候，苏醒过来的花连水，又在屋

里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

杨成生赶前一步，挡在孙五叔面前，急不可待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五叔摆摆手，指着眼前自家屋门，说：“别急嘛！到屋里我跟你细说……”

这是一宗隐秘，只有孙五叔才略知一、二。那时候，他是杨发的管家，但对穷伙计并不苟薄，人缘满好。所以，民主评议时，只定了个中农。可是有一件事，他是亏心的。

那是一九四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孙五正陪着杨发在门洞里乘凉，忽见西山口腾起一串沙尘。那沙尘，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红红彤彤的象一片彩云。接着，在那片彩云般的沙尘中闪出一个骑骡子的人。

那人青衣青帽，穿着一双皮底皂靴。象是个官差，又象是个商人。坐下是一架硬木鞍具，佩挂一个鼓溜溜、硬楞楞的钱搭子，显得十分沉重。那骡子迈着套步，四蹄紧贴路面，嚓嚓啦啦，带起一溜沙尘，顺着门前大道走过去了。

“噢！”从城里送出荷粮归来的车把式花荣，眼见走过去的骡垛子，自语道，“这骡子驼的可是贵重东西呀！”

这话被杨发听到了，好奇地询问起来：“怎见得呢？”

花荣指着嚓嚓远去的骡垛子，说：“你看！那骡子四蹄擦地套步走，嚓嚓啦啦，带起一溜沙尘，这说明那搭子里的东西很重，不是金，便是银了！”

“噢！”杨发暗自叫道，“你小子还怪有眼力的呢！”他正要起身回屋，卸完车马的花荣跟管家告假来了，他说家里有点事，趁晚上回去料理一下。没等孙五发话，杨发已在一旁应允了。

花荣笑着道声谢，便朝骡垛子消失那个方向走去。

“嘿！”杨发望着花荣的背影，从鼻孔里挤出一声冷笑。

第二天一早，有人报案双蛇山下有人被杀了。

杨发那时兼甲长，案发地点又是他的管界。所以，便带着管家孙五亲自到现场察看，被害人正是昨晚那个骑骡子的人。骡子、钱搭子却不见了。

杨发一面派人看护现场，一面打发孙五到保上去报案。保上逐层上报，不一时便来了很多人，一下子把花荣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押走了。

花荣喊冤枉，说他昨晚一夜都在家里。这一点，邻人孙五可以作证。可是，孙五却吱唔不语……

杨发却一口咬定地说，是花荣看出骡垛子驮的不是金，便是银。又是花荣偏偏在这个时候告假回家；而又是这个时候人被杀死在花荣回家的路上。这是见财起意，顿生杀机！杨发的证明，是摁在花荣脖子上的一把刀呀，任凭花荣怎样喊冤叫屈，也无济于事；加之，被害人又是县城有钱有势的“义发合”二掌柜的，损失的又是五百两黄金，那还不死到临头了！

临刑前，花荣对探监的儿子花连水说：“孩子，记住！你爹的命送在杨发的手里了，这一刀挨的实在屈呀！有朝一日，可报这个仇，洗这个清白呀！”

怎奈，杨发腿长跑得快，一去三十年，杳无音讯。今日，他的孙儿站在面前，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所以，花连水哇地一声，便把一腔子怨恨都发泄到杨成生的身上了。

四

花连水苏醒过来，只见花秀凤抱住她妈，悲恸地哭道：“妈！妈妈……成生——我的恩人！他……”

“恩人，恩人！什么恩人？他是咱的冤家对头，是花家不共戴天的仇人！他……”花连水老汉冷下脸，一口气说出了花杨两家结怨的经过。

痴情任性的花秀凤，非但没有受到触动，反倒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哈哈……冤家！仇人！这七十年谷，八十年糠的事，跟今天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还要他爷爷的债，由孙子来偿？”

花连水被女儿的话气得直噎脖子，梗起头来吼叫着：“爹的债，儿子还！儿子死了，孙子还！这是天经地义古来的理！”

“好，好！你报你的仇，我报我的恩，咱花秀凤可不能昧着良心，恩将仇报呀！”

这句话刺痛了花连水的心，他顺手操起鞋底子，叭地打了过去，骂道：“妈的！恩将仇报，你首先就昧了良心，忘了父母恩！”

花秀凤身子轻捷，早已飞身下炕，跳到门口，气死人地说了声：“我更不能忘了救命恩！”调头就跑。唔！一不留神，同乐颠颠闯进房门来的孙五叔撞了个满怀。

孙五叔进屋，报喜似的笑道：“哎呀呀！贵人进门，喜事到家。你们高兴才是，拌的什么嘴呢？”说着，一抖袖口，刷地甩到炕上厚厚的一叠人民币，“杨成生这孩子通情达理！”

他一听我说，当年他爷爷杨发的所作所为，捶胸跺足地叫道：“唉——想不到老辈人作下这么多恶事，真该千刀万剐呀！好在他们如今都已死去。好死赖死，也总算是以命相抵了！我，没有别的能力，身边还有几个钱。拜托你交给花伯伯，也算我慰藉花家的一点点心意吧！”听，这杨成生毕竟跟他的老辈人不一样。冤债仇恨，确实不该跟他算。依我看，孩子们都有情有意，做老人的就成全了他们！这一千块钱，算做定礼，我情愿跑腿学舌做一门红媒！”

“噢——”花连水瞪起眼睛叫道：“你说什么？让我把女儿嫁给仇人的后代！”

“这有什么，眼下讲的是安定团结嘛！”孙五叔说，“别说咱们黎民百姓，国家还讲宽宏大量呢！你没听电匣子里说，过去跟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仗，仇多大，怨多深，可如今还讲和平统一哩！你个花连水不过也就是点家仇家恨呗，还值得记它一辈子？”

“唔——”花连水经孙五叔这一通开导，稍为缓和一些。他眼睛扫着炕上那叠松散的人民币，沉吟道：“就算那旧恨旧怨不记，可他现在的出身来路都不清楚，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

“哈哈！老伙计，这方面我比你更慎重！你看，”孙五叔一抖袖口，又甩出一张行商证，他说：“人家可是出有处，来有路。名为待业青年，实是大本钱的行商。这次来东北，一是做买卖，二是回乡观光。如果这边年景好，就在这里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然后，接回老母欢度晚年！”

“行啊，行啊！”这时，花连水老伴早已把那叠人民币抓到手里，一边爱惜地掂量着，一边满口应允，“这门亲事，

就拜托你孙五叔了！”

“老伙计呢？”孙五叔打趣地说：“这一家之主总得有个明朗的态度呀！”

“我？唉唉！”花连水眼见老伴把那叠崭新的人民币收了起来，喃喃地说：“这真是命里注定哪！”

“哎，这就对了！”孙五叔高兴地叫道：“那我就对杨成生回话去了！”

五

山村的夜，阴沉沉，灰蒙蒙的。双蛇山，隐没在一片雾气之中，黑森森的，仿佛是两条扭斗的蛟龙。

龙凤村倒显得十分安谧。没有鸡鸣，没有犬吠，很多人家都熄灯睡觉了。

孙五叔从花连水家出来，一路思量：“哈哈！人，没个不爱小的！这一千块钱，竟使冤家变亲家，仇人变恩人……”

孙五叔思思量量正走着，前面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在这宁静的夜里，叫人有点发怵。

孙五叔抬头一看，只见笑声起处走出两道灰蒙蒙的人影，晃晃悠悠从他家房后那所蛇宅里走了出来。

那蛇宅，就是花连水土改时分得的那三间海青房。如今院墙倒塌，院里长起了半人多高的蒿草，遮住了半壁窗棂。

一所好端端的海青房，怎么变成了蛇宅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一年夏天，花连水上山打柴，无意中抡刀砍死一条小花蛇。过路的孙五叔见了，十分惊愕地说：“哎呀呀！这回你